

叢書集成新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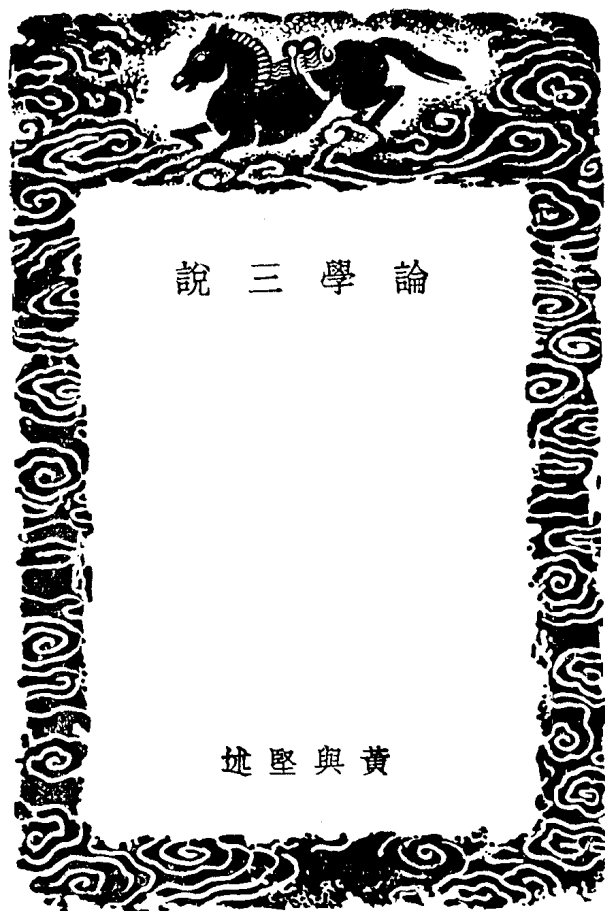
第九冊目錄

總類

各科叢著

論學三說一卷	清 黃與堅述	學海	一
對策六卷	清 陳 鱣撰	式訓	四
蠡勺編四十卷	清 凌揚藻撰	嶺南	二二
遊戲錄二卷	清 程景沂輯	知不足	一九七
平書八卷	清 秦篤輝著	湖北	二〇五
沅湘通藝錄八卷附四書文二卷	清 江標編校	靈鷲	二六一
草經總義			
白虎通四卷後附闕文及補遺	漢 班固等撰	抱經	三八二
駁五經異義一卷附補遺	漢 許 慎撰		
	漢 鄭 玄駁	問經	四二八
	清 王 復輯		
	漢 鄭 玄撰		
	魏 鄭小同編		
鄭志三卷附錄一卷	清 錢東垣校訂	粵雅	四三七
	秦鑑附錄		
	漢 鄭 玄撰		
	魏 鄭小同編		
	清 王 復輯		
鄭志三卷補遺一卷	清 武 億校	問經	四五三

方舟經說六卷	宋 李 石撰		
項氏家說十卷附錄二卷	宋 項安世撰	聚珍	四九七
三禮考一卷	宋 真德秀著	學海	五三四
禮經粵旨一卷	宋 鄭 樵著	學海	五三六
鶴山渠陽讀書雜鈔二卷	宋 魏了翁著	寶顏	五四〇
四書箋義十二卷後附補遺、續補遺	宋 趙 應撰	守山	五五三
讀四書叢說八卷前附四庫提要	元 許 謙撰	經苑	六〇〇
群英書義二卷前附姓氏	明 張泰編輯	粵雅	六七七
石渠意見四卷附拾遺二卷補缺一卷	明 劉錦文編選		
	明 王 恕著	惜陰	六八六



論學三說

黃與堅堦

論學三說

清 太倉黃與堅忍菴述

余嘗戲學爲詩。中歲學古文。晚耽理學。詩少殺。古文乃益進。大約余所學先詩後文。已又極詩文之要。而歸於理。次第有然。今迫頽齡。懼其奄促。因舉三說。條分縷次。以告於世。觀之者。其或以余言爲信。而加察焉。不無少驗於修途。亦以知余一生好學之精專。蓋幼而壯壯而老。如是其無閒也。

一理說

理者道之根柢。從來聖賢學問淵源也。吾儒之學。大本在此。自楊慈湖以理爲理障。搖惑後生。而講說滋衆。不知理字祇自然兩字可以箋釋。詩云。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實似有形。但責任自然。並無執著。程明道以理爲天理。亦是根本自然。障於何有。盡世閒萬萬千。總非虛矯。可以強爲。則自然之理。誰能舍此。從來理學。象山之學。壞於慈湖。陽明之學。壞於龍溪。以二子皆未窺大本。認理爲有形之物。所以外錯。陽明云。精一之精。謂之理。若但以理爲有形。殆粗於言理。而不知精一者耶。

夫理有本有末。易云。窮理盡性。又云。順性命之理。此理之本。理在內而無形者也。中庸云。文理密察。又云。溫而理。此理之末。理在外雖無形。可謂之有形者也。滯於有。汨於無。皆不可以言理。若以內外合言之。於本末未嘗不統緒滋多耳。

說理必兼說氣始明。人生一呼吸。即是一動靜。動靜是氣。所以動靜即是理。彼此關捩。甚是直捷。先儒云。

論學三說

論學三說

二

性即理。又云。心即理。非深知灼見。不能道。故易以道陰陽。而六經言理。能洞徹本末。尤以易爲最。理要說得透。纔說得倒。如孟子性善一說。爲千古理學之宗。道程子伊川兩路。開以孟子說是理。爲本。來之性。性之本。以荀卿楊雄韓愈諸說是氣。爲後來之性。是性之末。真是說得倒。足以息衆喙。發蒙。若子瞻性善。豈非說夢。

余以言性折服伊川。始子理學。殫精好之。久而融貫。以印證六經。處處脗合。前人有云。六經皆我註脚。殆非誣語。若若膠牘字句。後人又以六經爲糟粕。似亦非過。今人好談經學。而于理學棄若土苴。詎不惜乎。余嘗問徐健翁先生曰。先生知余學何本乎。曰。經學也。余囁然。非過自輟。亦以理學關捷處。原非猝遽可登悉也。

余戊午至京師。集初菴先生過而問曰。儒釋分別處云何。余曰。從來兩教分別在空實。但其入微處。須隨便解。乃可傾寫。一息閒何能泛論。已談論語爲己爲人一節。初菴曰。釋是爲人。儒是爲己。然否。余曰。不然。若止就徑路言之。其分別又小異。儒者成己成物。恰是爲人。明道諸子云。釋氏自私自利。恰是爲己。此一節。祇就學者推論。最切實。若以儒釋互言。轉增纏繞矣。說理在根本上分明。即橫說豎說。都無滲漏。初菴又爲余述黃太冲論學之語云。氣是良知。理是良能。余曰。此二語大有病。從來說理是一。先儒謂性即理。理在氣之先。若是氣便有善惡兩者。爲夾雜。故在理之後。太冲以氣爲無形。故將說在先。以爲良知。以理爲有形。故將說在後。以爲良能。總是認錯。所以說錯。大抵談理家其受病皆在欲求新以勝人。往往與經傳相矛盾。如劉蕺山先生易學已精。獨圖說以左右判陽陰。甚不合。余與姜定菴略言其弊。太冲寓書往復。大約是依傍禪學。余曾率直報之。以說理不便含糊耳。

數學莫精于庚節。其說數全是說理。先天四圖。包藏奧妙。朱子於此處極講究。但圖圖以左右分。獨以方圖爲射角。兩圖互異。合之數往知來。殊屬強綴。余即邵子數從中起一語。細加研釋。以方圖上下。從中劈開。較圓圖左右分。芒末不爽。皆極自然。雖晦菴復起。不能復易矣。數非理。而數從易起。皆是理。不可以不精。余於河圖洛書。稍稍穿穴。遂於律歷諸數。洞如觀火。始信天下一事一物。皆有數在。古來言數之書。甚夥。意欲盡爲膏肓。以理通之。於闢一之後。另爲一書。名曰易通。以見理之變化。不可窮極。亦循源竟委之一端耳。

一文說

文章氣運與世推移。六經之後。秦文峻峭。漢文瓌瑋。皆因沿戰國。不能復反周初。晉魏以降。專尚修詞。至於六季。日益雕鵲。文章之道。漸然盡矣。韓歐諸子。承唐宋之敝。起而救之。其勢漸趨於平衍。較之六經。業已醇者漓。豐者瘠。然皆奉六經以爲的。而世之反而射者罕矣。明峻峭諸子。欲以秦漢凌而上之。究亦何益。唐宋諸家。文自茅鹿門選八家。人徇以爲然。究之唐宋。不止八家。八家亦疵類不少。凡學者當有所別擇。然後以材力各造其所至。若學殖未成。即以是枵然者。規趨大家。是以大家一途。自便其不學。初學者

論學三說

三

之大戒也。

余沈酣於秦漢三十餘年，始要歸於唐宋，凡所為文，始知秦漢以為虛糜，已能悉諸先生以為南豐，余皆其愧之。末學無常師，安敢自矜為定論。

秦漢不足以掩大家，而八家必取資於史漢，以史漢文之淵藪也。然余尤以史記為特絕，若賈誼等篇，其聯娟隱秀，史家未有，子長以深許離騷，柳子厚又以太史致其深，深之一字，為千古文文字金鍊，前者周太史廣雅俯詢為文之道，曾以告之，吳太史匪雅實以諸家所宜法者，余獨舉史記以對，謂此也。文之病不潔，不獨以字句，若義理澁煩而查復不潔之尤也，故行文以矜貴為至要，明初宋濂漢文以淵博稱，而鋪敘繁蕪，較以方正學，即次其風骨，錢牧齋作文，欲以大家包舉六朝，為古今第一流，而品格適已落第二等，多才多學，而不審所以行之者，其為患也亦豐，細故哉。

孔子曰：辭達而已矣。達以氣為主，顯所以為達者，全在曲折以取勝，如長江大河，瀟灑天地間，必千百折乃可以至海，此文家所謂波瀾也。余於文始求其達，行之以氣，而徑意直情，率多滯礙，久之而始能開闢反覆，窮其指趣，逾曲折得而逾條暢，而行止有不得不然之勢，匠心之妙，非親歷至此，其何以知之。

凡行文，有一題必有一喫緊處，注目須在此，往者與梅村先生謂余曰：古人作文多難題者何？余曰：此擒題非難題也，凡遇一題，頭腦必多不能處處周而得其要處，縱橫發揮，總不離此，甚有將題面撇開，題之與妙，恰已說盡，如用兵者必據一要害以爭奇，所謂擒賊擒王，乃見機用，若營壘行列，豈暇一顧哉。已至京師，謝先生謂余曰：君行文有訣乎？余曰：否，固以詞乃以梅村之說進說，嚴深領之。

文之為道，甚深且大，加功一二十年，卒未竟其底蘊，較之詩道，難易懸殊，說嚴會與余論文，余曰：文有行世傳世二種，蓋天下三教九流，大小源委，燭熟於中，隨所求而能率然以應，辭義豐美，各有頭說，此行世之文也，余雖不敏，不敢辭若孤行直上，不假梯接，甚至衆采俱空，萬類并寂，能於無聲無色中，靈光燭出，雖一字句可以千百年，此傳世之文也，余雖欲力造之，而豈易及哉。說嚴咄咄以為難，先者余序沈太史昭子文并及此，昭子寓書云：海內可與言此者，獨愚山及我等兩三人耳。今愚山昭子皆已矣，追念曠昔，能無慨然。

余論文先理學，以理學是非之正也，蓋天下大小事物，皆有一是非，若是非定，而辭辭說皆通矣。顧所以行文不在此，文之為道，千變萬化，莫可終窮，用之必以法，而法又離奇，不可以法用，故有法必至於無法，乃可以盡神，余於集中數言之，皆實語，非好說語也。

余年十五，業於兩京三都等篇，樓實條析，已梅村先生招致同學成乾清宮賦，流傳兩浙，麗京諸子竝為作序，及入太學，又以乾清殿賦首於千人，龔芝麓諸公聯吟贈別，皆以賦稱，余少壯之汨沒詞章如此，其後以十年蕩漉，始得遂其學古之志，而學力以秦漢而益強，馬大林謂余得力於秦漢，乃是真大家，余雖不敢當，然亦是學問緊要語。

余少於經濟諸書，鈎纂多年，得其條貫，已於東南之水利田賦，稍有論次，恐亦時久乖違，猝難施用，以備

稽考而已，史論數十篇，鼓沒演江，今齒力衰殘，無能補綴，陽侯一怒，殆非無因，但字釋三卷，以參訂義理，漁非漫錄十二卷，以辨證古今事物，皆素所稟輯，出入自隨，意欲少需授綬，使於來學，亦盡付東流，絕無副本，立齋先生聞之，恨不先令抄錄，余亦甚自惋惜也。

一詩說

余初學詩，家伯叔命以多讀多作，三唐詩以杜為稱首，而子美云：讀書破萬卷，又云：性僻耽佳句，工夫亦祇讀作二者而已，其以精心強力，包舉一切，發而為詩，歌行皆雄健渾脫，有鯨吞蠶蠅之奇，要其得力在鍛鑄，故雖千百言，一無罅漏處，歐陽永叔以為子美一字諸君不能到，王介甫以子美下字處評之云：吟詩要一字兩字工夫，初學須從此理會，大率杜詩各體俱下，鍾鍾於五律尤甚。

五律以七字縮五字，字短意長，非鍛鑄何以得此，然鍊字不如其鍊意，鍊字雖工而味易盡，鍊意則咀嚙再三，旨趣逾出，古人所以嘔心枯槁者在此，以是推之，可以知學詩亦無速化之術矣。鍾說詩，甚為偏僻，獨以割磨五律，最去學者庸庸，俚淺之病，梅村講究略同，故其五律特精，程孟陽嘗云：唐人含元集為五律樣子，牧齋極宗孟陽五律，卻無一首與含元相似，亦一欠事。

梅村云：詩要說得出，說不出，家伯叔云：詩要推得動，推不動，此四語真詩家三昧，即古三百篇溫柔敦厚之徵旨，王右丞得其精微，諸公諸子尚有未至此種詩，大抵以心思逼一情景，鎔鑄而出，使其妙俱現目前，而寄託深遠，又非想像可到，宋人欲以詞調聲口彷彿求之，去而萬里，要之宋詩亦是沿襲中唐，未嘗與唐人一派斷絕，今人不知原委，徒從宋詩趨走，如驚亦貪其徑術之易便，究於堂奧無與耳，王阮亭先生選唐人十種，存唐的派復舊三昧，一書直扶真宗，以提醒世人眼目，其留心詩教者深矣。

古詩之根本也，肆於古而後精於律，詩家根本之論也，余幼時律多古少，陳素菴先生舉以相規，余從其說，魏貞菴先生甚為嘆賞，以古學余所夙好也，五言長律亦取之腹笥，以為易事，獨七言古數與梅村講論，嘗以古人長篇斷章取義，於橫縱開闔處，得其遺法，願以境界淺近，欲精神注射，尚有未能，始知李杜文章，總在嶽嶽落落中透露光怪，原非尋常閒得以從事。

詩體不同，昔人以各有所宜，是已，七言律差與五言不同，余初學時，頗愛錢劉溫章諸子，以為取徑中唐，易於上手，已復取宋蘇陸諸子詩，雖然好之，絕不起唐，宋元明異同之見，蓋詩中原無畛域，學者但就其實所近，學所便，力為之，自當超詣及古，人人性分各有詩，正不必於故紙覓蹊徑。

乙丑余自衡州抵郴州，郴江在下流，距瀟湘五百餘里，秦少游詞：郴江幸自遶郴山，為誰流下瀟湘去，勢極相反，又嘗過洞庭，李太白洞庭西望一絕，日落長沙秋色遠，長沙在洞庭東南五百餘里，甚相違背，江文通登香奩峯詩：日落長沙渚，層陰萬里生，長沙在廬山南二千餘里，語亦未合，李詩本之古人，與會所至，往往率易如是。

子美詩用古殊切核，然如所云：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以云濟南伏生，則名勝非度，以云後漢服虔，則姓服非伏，何誤用至此，今人輒尚子瞻詩：蘇詩好用古，但差處尤多，如摸金校尉為摸金中郎，扁鵲為倉

公賈梁道句司馬懿爲司馬師之類。藝苑雌黃甚貶之。洪容齋以爲無害。似亦謹短。非篤論耳。詩人以古爲淳澤。用處繁不無少假借。余謂借字可。借事則不可。借字史漢多有之。若借事。有事實在。安可以虛借。如蘇詩石建方欣洗輪。以輪輪倒用之。水底笙歌蛙兩部。以稚圭鼓吹字爲笙歌。雖借字。於義不可調。亦不可。近來梅村詩多借用。牧齋以爲陽移陰換。又以爲換步移形。不無寓意。然實借字。於義無妨。余嘗語梅村曰。先生之詩。妙在搜奇探勝。盡古今所有。奔瀾腕下。所謂錯綜萬象。賦家之心也。若君文集中以五城兵馬爲司馬。以鳩爲鷓鴣之類。是事物名借用。尤不可。學者於此處須分別。

應酬詩。詩中塊壘也。最爲詩家累。余乙未貢入太學。得詩五百餘首。十刪其七。中疊見余所存詩。嘆曰。余讀江南詩。大抵外腹中枯。固於一時風尚者也。子真矯然獨造者乎。余笑而不應。已未官禁近。數年閒得詩一千餘首。無常意者。嘆曰。余詩豈遂不可爲乎。三月雨後。偶次御河。徘徊吟眺。得一首。稍自慰。已朱竹垞見之。嗟賞不置。曰。其錄之便。而俾長咀。諷乎。詩人明眼率如此。

阮亭蜀道集。才情力量。足以兀累一世。已奉使粵東。道過余。余問其近作。曰。今似不逮往。如何。余曰。詩以精神勝。人謂東坡海外文字爲最奇。余視之。柏次黃州。惠州時。以氣少衰也。今先生方壯年。何慮此。已寄嶺南諸集。果如余語。益以嘆阮亭之精進。其強力如此。余二十年來。專心古文。詩學少廢。嘗由浙之閩。由中州之秦之晉。由湖南之黔之東西粵。經行萬餘里。所見奇山水甚衆。而無奇句以副之。今屏跡滄江。侵尋衰老。恐自此塊然視息。不能復事苦吟。憑今拊往。慨歎以之。



對策目錄

嘉慶六年，在京師過夏，寓于橫街，有以策問相質者，日課一篇，答之行，飯輟書甚少，又當恒雨，無從閱市，借人不異，場中對策也。七月朔日記。

簡莊集卷 海寧陳鱣撰

- 卷一
歲時 逸詩
氏族 拜禮
辟難
公羊 穀梁
孝經 四書
孟子
卷三
爾雅 小學
石經 補經

對策 目錄

對策 目錄

對策卷一

- 春秋
卷四 史例
諸史
文選
卷五 語詞
科舉
律令
卷六 巡守
權量
諸官
試策
史志
諸子
田獵
農田

簡莊集卷 海寧陳鱣撰

問人有恆言，皆曰歲月時，顧古今通用，可考而知也。歲陽、歲名、月名，見爾雅。十日、十有二辰、十有二月，十有二歲，見周禮。然則古之甲子，專以紀日，何時而以紀歲？紀月，古又以歲星紀歲，以事紀歲，見於何編，俗謂望日月半，謂日日日子，於古有之，當作何解？古所謂時，春夏秋冬是也，何時析為時？左傳杜注，十有二時，而與今不同。淮南子又分為十五時，北齊書有丙時，今西法有夜子時，是皆何說？夜何時分五更？古則以星以漏，且何以五，何以名更？將旦何以有奇零？晝亦分五，皆可指與日百刻，時各八刻，然則積為九十六矣，其四安在？古無建除，防見何書？古雨水不先驚蟄，清明不先穀雨，何自改與？若此者，磨蟻可尋，卷蟬其識，點筆及之，亦古人著書名釋常讀意也。

書洪範言歲月日不言時，後周蘇綽作大誥曰：王者惟歲，卿士惟月，庶尹惟日，御事惟時，遂相沿竝言歲月日時矣。爾雅釋天有歲陽歲名月名，疏甲至癸為十日，日為陽，寅至丑為十二辰，辰為陰，此二十二名者，古人用以紀日，不以紀歲，歲則自有闕達至昭陽十名為歲陽，攝提格至赤奮若十二名為歲名，周禮莽氏十十有二辰，十有二月，十有二歲之號，鄭注：日為從甲至癸，辰謂從子至亥，月謂從陞至荼，歲謂從攝提格至赤奮若，按甲子專以紀日，自西漢以前，未之或改，如呂氏本意云：維秦八年，歲在涖灘，秋

對策 卷一

甲子朔，賈誼服賦云：單閼之歲，今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分服集子舍之類，是也。歲之稱甲子也，借也。何始乎？自王莽始也。莽下書言始建國五年，倉龍癸酉。又言天鳳七年，倉龍庚辰。厥明年倉龍辛巳，自時厥後，相率效尤。韓敕後碑云：青龍建武，華山亭碑云：歲在戊午，大抵積習生常，非雅訓矣。以歲星紀歲者，左傳云：歲及鶉火，歲及大梁，歲在鶉之口，是也。以事紀歲者，左傳云：會於沙隨之歲，會卻成子於承匡之歲。錄刑書之歲，韓宣子為政，聘於諸侯之歲，是也。謂報日月半者，士喪禮：月半不殷，祭義：朔月半君巡牲，此以日數而言也。釋名：弦月半之名也。此以月體而言也。謂日月子者，日乃初一，初二之類，子乃甲子乙丑之類。周禮職內注云：若言某月某日某甲詔書，或言甲，或言子，一也。古之言時者，若堯典之四時，左傳之三時，皆謂春夏秋冬也。杜注左傳十時，則以爲十二時，雖不立十支之目，然其曰夜半者，即今所謂子時也。雞鳴者，丑也。平旦者，寅也。日出者，卯也。食時者，辰也。隅中者，巳也。日中者，午也。日昃者，未也。哺時者，申也。日入者，酉也。黃昏者，戌也。人定者，亥也。一日分十二時，始見於此。淮南子又分爲晨明、朏明、朝明、早食、宴食、禺中、正中、小遷、哺時、大遷、高春、下春、縣車、黃昏、定昏、凡十五時。北齊書之丙時，猶言丙夜。今西法有夜子時，乃分子之半歸上日也。周禮司馬氏掌夜時，注：謂夜曉早，若今甲乙至戊，衛氏漢舊儀中黃門持五夜，甲乙丙丁戊夜，今謂之五更。漢書西域傳：杜欽曰：五分夜，擊刁斗，自守。注：夜有五更，分而持之。至於刻漏之法，說文：漏，以銅受水，刻節，晝夜百刻。周禮挈壺氏云：凡軍事，縣壺，注：漏箭晝夜百刻。樂記云：百度得數而有常，注：百度，百刻也。堯典疏引馬傳云：古制刻漏，晝夜百刻，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晝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晝中五十刻，夜亦五十刻。又引鄭注云：日中者，日見之漏與不見者齊。日長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於四時最長也。夜中者，日不見之漏與不見者齊。日短者，日見之漏四十五刻，於四時最短也。按鄭注與馬傳有五刻之差，而王肅難之。月令疏引蔡邕章句云：星見爲晝，日入後三刻日出，前三刻皆屬晝，晝有五六刻，夜有四十四刻。然古法今皆不用。當從易氏周禮說：每時八刻，二十分，每刻六十分。與唐會要所載管天漏中監奏漏刻合，似爲平允。建除之名，自斗而起，六箱云：開牙門當背建，向候，淮南天文訓云：寅爲建，卯爲除，史記曰：若傳有建除家，蓋出於戰國時之術。自後言建除者紛紛矣。左傳言少皞氏有分至啓閉之官，而夏小正月令周書時訓管子四時呂氏十二紀俱言候，易通卦驗：分五日一候，附志：梁有月令七十二候一卷。鄭注月令云：夏小正正月啓蟄，漢始亦以驚蟄爲正月，中自淮南時則先雨水，後驚蟄，而四分術因之。班志又先穀雨，後清明，今清明在穀雨後，雨水則尚在驚蟄前也。問詩三百篇，學者東受受書，諷誦伊始，顧章句之外，學在笱授，古人謂詩無刪而逸，逸詩之辭，見論語者二，見孟子者一，見左傳者九，見禮記者五，其有篇名而無辭者，見左傳者三，見周禮者九，見儀禮者一，見禮記者三，此皆出於正經，用說記誦者，夫擴而言之，尚書大傳，逸周書，大戴禮，家語，國語，戰國策，諸籍，皆安莊列，荀，墨，尸，呂，諸子，楚詞，說苑，新語，列女傳，史記，漢書，晉書，周禮注，易林，春秋，韓詩外傳，文選，注，諸經載其引詩遺篇佚句甚夥，其難綴之。

何可悉數，以詩譜推之，有更十君取一篇者，有更二十君取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前三千，按修說似矣。然又謂非全篇刪去，乃篇刪其章，章刪其句，句刪其字，則非也。逸詩見論語者二，如素以爲絢兮，唐棣之華，四句是也。見孟子者一，畜君何尤是也。見左傳者九，趙盾車乘四句，雖有絲麻六句，侯河之清四句，我無所醫四句，周道挺挺四句，禮義不愆二句，淑爾爾止二句，我之懷矣二句，何以恤我二句，是也。見禮記者五，相彼盍旦二句，昔我何先正八句，曾孫侯氏八句，泰山其頽乎三句，狸首之班然二句，是也。其有篇名而無辭，見左傳者三，新宮，河水，茅鷄也，見周禮者九，上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蕤夏，疑即九德之歌也。見儀禮者一，新宮也。見禮記者三，狸首，采芻，武風夜也。他如尚書大傳引大禹之歌四句，又俊又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唱四句，八伯咸進和四句，帝載歌十二句，又引昭夏肆夏孝成，齊陽南陽初盧朱干，若落歸來，漫漫篇名，逸周書引馬之剛矣六句，明明崇禹生開篇名，大戴禮引弓既平張六句，又射夫命射九句，又驪駒在門四句，又魚在在藻二句，及商齊篇名，家語引皇皇上天四句，國語引天之所支四句，及鳩飛，繁遠篇名，國策引行百里者半於九十，又引大武，遠宅不涉，管子引鴻鵠鏘鏘，晏子引樂分君子，直言是務，荀子引如霜雪之將將四句，又引國有大命三句，又引風飄秋五句，又引墨以爲明二句，又引長夜漫漫五句，又引涓涓流水四句，墨子引王道蕩蕩九句，又引必擇所攜二句，莊子引青荷之麥四句，列子引良弓之子四句，尸子引南風之薰兮四句，呂氏春秋引將欲毀之四句，又引惟則定國，又引無過亂門，又引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二句，又引載命元鳥六句，又引晨露篇名，新語引有斧有柯，說苑引絲絲之葛六句，列女傳引浩浩白水六句，史記引厥初生民，深修益成，又引得人者興，失人者奔，又引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又引木實繁者披其枝四句，又引服難以勇六句，漢書引九變復貫，知言之選，又引皎皎練絲在所染之，晉書引羽觴隨波，楚詞引駕辨篇名，周禮注引敕爾爾五句，易林引君子有酒四句，春秋緯引月離于箕四句，韓詩外傳引代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又引目如睇，齒如編貝，文選注引萬人唱唱，仰天太息，集韻引佞人如蠅，凡此見於各書，而王應麟詩考之或引或末引者也。至於穆天子傳引黃竹等篇，則誕漫不足信，又如詩集傳引韓詩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則出於後人之語，又或字句偶異，如說文所引大夷咽矣之類，又或三家不同，如左傳引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服虔注：逸詩也。禮記注亦言毛氏有三家則亡，是皆不當在逸詩之列也。問：周制立學，天子辟雍，或取字義，或象物形，諸家之言，指歸安在？有武王之辟雍，有文王之辟雍，或爲宮，或爲西，雖何以稱焉？清廟，明堂，大學，辟雍，殊事異名，果一地與？神道清靜，祭於斯，射於斯，習於斯，學於斯，毋乃難與？四代之學，方隅奚若？樂水四周，廣義奚若？水若爲旋，橋若爲制，三雍則異地矣，若爲左右，五經之所藏處，豈無宮基，論各不同，究何所據？至於釋奠釋菜，行於何時，名於何別，褒崇享祀之儀，謹號配食之制，有班班可考者，試一一具言之。

爲張祿也。杜市寄族弟唐十八詩云。與君陶唐後。盛族多其人。則唐杜爲兄弟矣。韓昌黎送何孟堅序云。何與韓同姓爲近。容齊三筆引唐韻。言韓滅子孫分散江淮間。因以韓爲何。字隨音變。遂爲何氏也。古者田陳同聲。故爲同宗。左傳中甸即中乘也。丁呂之合。唐書開元十九年。於兩京置齊太公廟。建中中。宰相盧杞等以盧者齊之裔。乃爲其裔。若盧丁呂之族。合錢以崇飾。是也。

問。拜以成禮。節文有左右所謂坐。皆今之跪。故有跪席鄰席。長跪長揖。拜手稽首。頓首稽顙。爲用何居。其儀奚若。春官大祝。九擗殊科。司士司儀。三擗各異。蓋禮舊注爲考其詳。一拜再拜。三拜四拜。九頓首。百拜。或殺或僇。何時何事。若夫平衡下衡之制。推手引手之分。尚左右之異宜。端揖贊揖之遞變。朝官非朝官之各殊。數典纂錄。動容必辨。至如稽首答拜。拜不稽首。君或稽首於其臣。夫人或頓首於大夫。大夫非其君。有稽首。家臣於其主。無稽首。事備諸經。願言執禮。

說文解字曰。擗。首至地也。重文拜。擗。兩手下。釋名曰。拜於丈夫爲跌。跌然屈折下就地也。於婦人爲扶。自袖扶而上下也。按古人席地而坐。以兩腳著席。若今之跪。故有跪席。有鄰席。至漢猶然。三國志注。高士傳。言管寧嘗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復股。其榻上常鄰處皆穿。是也。引手而起。則爲長跪。國策。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是也。兩手著席。則爲長揖。漢書。鄧食其傳。長揖不拜。是也。首至手則爲拜。手至地則爲稽首。齊召詔。錫周公曰。拜手稽首。孟子。北面稽首。趙注。再拜叩頭。是也。君父之尊。必用稽首。拜而後稽首。此禮之漸也。必以稽首終。此禮之成也。首頓於手。則爲頓首。左傳。季平子頓首於叔孫。則頓首非施於尊者之禮也。以首觸地。則爲稽顙。稽顙而不拜。未爲後也。故不成拜。按古惟喪禮用稽顙。其於稽首。乃有容無容之別。所謂因拜而稽首。大略篇言。首至地曰稽顙。似未必然也。春官大祝辨九擗。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擗。六曰凶擗。七曰奇擗。八曰褒擗。九曰肅擗。鄭注。稽首。擗頭至地。頓首。擗頭叩地也。空首。頭至手。所謂擗手也。吉擗。擗而後稽顙。凶擗。稽顙而後擗。奇擗。擗一擗。褒擗。再擗。是也。肅擗。但擗下手。今時揖。是也。振動。戰栗變動之擗。夏官司士。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擗。士勿再擗。是也。旅擗。衆也。三擗者。士有上中下。王揖之。春秋傳。所謂三揖在下。秋官司儀。掌儀容辭令。揖讓之節。士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注。士揖。推手小下之也。時揖。平推手也。天揖。推手小舉之也。揖者。說文。手著臂爲揖。其儀特斂手向身。微作曲勢。近於大祝之肅擗。左傳。卻至曰。兼蒙甲冑。不敢拜命。爲事之故。故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介者不拜。故以肅爲禮。以其不可折要也。揖亦謂之飲。鄉飲酒禮。主人揖。先入。賓揖。介。鄭注。今文皆作揖。是也。禮器。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即司士之言。特揖旅揖也。一拜。見儀禮。士相見禮。於其人也。一拜其辱也。再拜。見書。康王之誥。王再拜與三拜。見左傳。秦穆晉侯。晉大夫三拜稽首。又見國語。椒舉。謂蔡聲。降三拜。納其乘馬。蓋亡人之禮也。四拜。見國策。蘇秦過洛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蓋謝罪而加禮。非拜之常也。九頓首。見左傳。申包胥乞師。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杜注。無衣。三章章三頓首。此亡國之餘。情迫而變其禮者也。百拜。見樂記。一獻之禮。賓主百拜。鄭注。百拜以喻多也。按古禮如鞠躬揖讓。亦可稱拜。故通計一席之閒。賓主行禮近百也。荀子大略篇云。

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楊注。平衡謂禮折。頭與要如衡之平。禮記。平衡與此義殊。按尙書大傳言。立則旁折。拱則抱鼓。是即平衡之象。曲禮。指執器。故殊也。鄭注。鄉飲酒禮。推手曰揖。引手曰頓。內則。凡男拜。尚左手。女拜。尚右手。左傳。伯州犁上其手。謂端指也。下其手。謂贊指也。獨斷云。漢承秦法。羣臣上書。皆言昧死。言。王莽去昧死曰稽首。光武因而不改。朝臣曰稽首頓首。非朝臣曰稽首再拜。按今拜表皆云稽首頓首。沿舊制也。至於稽首答拜。見怒強鄰。左傳。哀十七年。盟于蒙。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孟武伯曰。非天子穿皆無所稽首。是也。又如拜不稽首。詒誤上國。語。襄王召內史過賜晉惠公命。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執玉卑。替其贊也。拜不稽首。謹其上也。替贊無鐘。誣上無民。是也。又君或稽首於其臣。書言大甲稽首於伊尹。成王稽首於周公。是也。又夫人或頓首於大夫。左傳。言穆嬴抱太子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是也。大夫於非其君。亦稽首。聘禮。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勞介。介再拜稽首。是也。家臣於其主。無稽首。郊特牲言。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是也。蓋古人以稽首爲敬之至。故郊特牲言。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君子行禮於其所尊。無所不用其極。若夫匹敵者。但俯頓首。或俯再拜而已。李陵答蘇武書。李陵頓首。司馬遷報任安書。謹再拜。是也。孟子。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是人臣於君。雖止再拜。必加稽首也。凡此皆禮之節文。李涪刊誤。陳祥道禮書。亦約言之。可參考也。

對策卷二

問。春秋。公羊先盛。漢興。諸儒皆宗之。江都相。蔚爲大儒。平津侯。驟致高位。今惟何邵公注。列於學官。其自序言之詳且迫矣。首稱孔子二聖。見於何書。傳經者高。毋乃近識。傳者有異議。論說者有背經失意。反傳講師。或加嘲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爲有。疏家之所指。據易申言之。其云古學。何學。長義何義。二類何說。胡毋生何例。傳多齊人語。讀伐長短言。有可考否。疏首二十四問。答厥旨安歸。傳中六十有餘條。所駁何事。注經名學。孰解其由。入室操戈。孰攻其短。於所欲道。願聞其詳。

漢武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大興漢書。儒林傳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而公孫宏以治春秋爲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向風矣。仲舒四傳至何休。精研六經。世儒無及。作春秋公羊解詁。其自敘首引孝經。鉤命訣云。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下云。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又云。傳春秋者。非一疏引說。雖辭。傳我書者。公羊高也。敘又言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說者疑惑。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疏非常異義者。即莊四年。齊侯復九世之讎。而滅紀。位二年。齊與齊桓專對。是也。其可怪之論。即昭三十一年。邾婁叔術娶而春秋善之。是也。背於經。即成二年。逢丑父代齊侯當左。以免其主春秋。不非而說者非之。是也。任意者。春秋有三世異辭之言。顏安樂以爲從襄二十一年孔子生說。即爲所見之世。是也。反傳違戾者。如宣十七年六月癸卯朔。日有食之。按日食之道。不過晦與朔二日。即宣十七年言食。

不肖嗣者是二日明矣。而顏氏以爲十四日食是反傳達反也。序又言請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時。加饒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爲有。疏顏安樂等解此公羊。苟取頑曹。不顧理之是非。乃取他經爲義。猶賊黨入門。主人錯亂。故曰失其句讀。公羊經傳本無以周王爲天因之義。而公羊說及莊顏之徒。以周王爲天因。故曰以無爲有也。又左氏先著竹帛。故漢時謂之古學。公羊漢世乃興。故謂之今學。曹達作長義四十一條。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長。意望奪去公羊。而與左氏鄭衆亦作長義十九條。十七事在曹達之前。二瓶者。上文云。至有背經任意。反傳達反者。與公羊爲一瓶。又云。援引他經。失其句讀者。又與公羊爲一瓶。戴宏作解疑論。多隨此二事。故曰多隨二瓶。至於胡毋生雖以公羊傳授董氏。猶自別作條例。故何氏取之以通公羊也。公羊子齊人。其傳春秋多舛語。若登來樵之激流。因諸子諸。又若化若怒若瘠若偃若如若防若累若戕若筍若踊若詐若黨若格若脰若廢若墮若殆。何注皆以爲齊人語。又伐人者爲客。讀伐長言之。見伐者爲主。讀伐短言之。竝齊人語也。又疏首二十二問答。始論孔子早晚作春秋終論書有七缺。大抵出於緯書。如云得端門之命。又春秋屬商。孝經屬參。又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之義。所言多不經。後漢儒林傳云。休又以春秋駁漢事六十餘條。妙得公羊本意。博物志云。何休注公羊云。何休學有公羊者。或答曰。休謙辭。受學於師。乃宣此義不出於己。此言爲允。又鄭康成傳云。時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毀梁廢疾。某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人我室。操我矛。以伐我乎。按此亦見拾遺記。休之三書。時謂三關也。

問春秋三傳公羊早出左氏晚盛穀梁居其間或謂善於經或謂清而婉或謂辭清義通或謂精深遠大或謂所得爲多皆篤論輿然又謂其失也短又謂其失之迂又謂其窮於日月論出何氏梁穀子之名相傳不一今人祀從何家輿子夏之弟子能及秦孝公時輿有傳爲古禮之存有傳爲過於公羊指其傳中何說輿列於學官者惟范氏集解他皆佚矣而范序謂釋穀梁者十家何時何人序言三家之失本處至公非杜預何休之可比解中凡有幾事可詳徵諸

穀梁與公羊同師而傳義之精公羊或弗能及自魯人申公受穀梁於荀卿至漢孝宣時而其學大興後漢書陳元傳无上疏云武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爲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羊並存按自古傳經由於好惡以爲善於經者鄭康成六義論也以爲清而婉者范甌序也以爲詞清義通若論隱公之小惠慮公之中知者楊士助疏也以爲精深遠大深得子夏之傳者董說之也以爲三傳之學穀梁所得最多者董公武也然范寧序又謂其失也短崔伯實又謂其失之迂劉原父又謂其窘於日月知其所短而從其長斯爲善學矣至穀梁子之名漢書藝文志但云魯人顏師古曰名喜應劭風俗通義云名赤子夏弟子阮孝緒七錄云名假字元始楊士助疏云名淑字元始魯人一各赤其名凡四按釋詁假始也淑假通用假字元始正合雅訓或又名赤亦與喜字形近又轉爲喜今入從祀作赤蓋據風俗通義也然應劭既云子夏弟子而經典釋文引麋信注乃云與秦孝公同時夫傳書戶子之語戶校爲商鞅之師鞅既誅校逃於蜀故以穀梁爲秦孝公時人但上距子夏傳經之年甚遠不

應預爲引據。徐彥以爲傳其學者所作。似爲得之。王應麟因學紀聞云。穀梁言大侵之禮。與毛詩雲漢傳略同。言蒐狩之禮。與毛詩車攻傳相合。此古禮之存者。又黃震曰。鈔云。公羊以妾母夫人爲禮。而穀梁黜之。公羊以宋襄之師。文王不是過。而穀梁非之。似過於公羊。二說可爲平情之論矣。後漢賈逵傳云。兼通五家穀梁之說。注尹更始。劉向。周慶。丁姓。王亥。見前書。而范序謂釋穀梁者近十家。疏魏晉以來。注穀梁者。有尹更始。唐固。賡伯。孔衍。江熙。程闡。徐仙民。徐乾。劉兆。胡訥之等。故曰十家也。按尹更始。字翁羽。汝南。邵陵人。議郎諫大夫。長樂戶將。唐固。吳尚書僕射。賡伯。字南山。東海人。魏樂平太守。孔衍字舒元。魯人。東晉廣陵相。江熙字太和。濟陽人。東晉兖州別駕。程闡。未詳何人。徐邈。字仙民。東莞姑蔑人。驍騎將軍。徐乾。字文肱。東莞人。給事中。劉兆。字延世。濟南東平人。胡訥。字世言。新蔡人。東晉尚書左民郎。今惟范寧集解存。他皆佚矣。夫注書而知其失。所以爲功臣。范序公言三家之失。云左氏以鬻拳兵諫爲愛君。文公納幣爲用禮。穀梁以衛甞拒父爲尊祖。不納子糾爲內惡。公羊以蔡仲廢君爲行桀。妾母僭夫人爲合正。以兵諫爲愛君。是人君可得而昏也。以納幣爲用禮。是居喪可得而昏也。以拒父爲尊祖。是爲子可得而叛也。以妾母爲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凡此皆明言其失。他如集解中糾正傳文尙多。深得鄭康成注禮及子夏傳。往往駁正之意。遠出於杜預之屈經。以從傳。何休之引緯。以泊經者之上也。

問孝經之文最簡顯其義有常辨者或以爲曾子門人所記或以爲子思所作有顏芝之今文有劉向之今文有孔壁之古文有劉炫之古文不特尙書聚訟矣閨門一章何以定其眞僞孔鄭二注究將安所折衷劉知幾十二條之駁司馬貞竝行之議可析而斷與石臺鐫後諸本俱廢然古文章句之異鄭注什一之存於何考見若高麗別序日本獻尊皆可信否指解何所專主刊誤何所取裁古今互用經傳叢分同他籍者謂爲竄入引詩書者悉與從刪何邪

漢藝文志曰：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序疏引鉤命訣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又云：春秋屬商，孝經屬參，明是孔子之言。曾子所記，困學紀聞引晁氏云：當是曾子弟子所爲。又引馮氏云：當成於子思之手。皆臆說也。秦焚書，孝經爲河間顏芝所藏。漢興，芝子貞出之，是爲今文。凡十八章，又有古文出於孔壁，別有閭門一章，自餘分析十八章，總爲二十二章。相沿以爲孔安國作傳，然漢志但云：孝經，古孔氏一篇。又云：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爲異。父母生之，結莫大焉，故親生之，劉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然則並不言孔安國作傳也。至劉向校書，定爲十八。後漢馬融作傳，而世不傳。所行鄭注，相承以爲康成見於范書本傳。鄭志目錄無之。中經簿但稱鄭氏解，而不書其名。或曰：是其孫小同所作。按鄭六藝論敘孝經云：元又爲之注。錢春秋亦云：元又爲之注。蓋鄭注春秋未成，後與服虔遇，見其說多與己同，盡以所作與之。遂爲服氏注。詳見世說。乃從來列鄭注更無及春秋者，竊以其注孝經亦未寫定，而小同追錄成之。范史蓋原其始，而鄭志則要其終也。江左中興，孝經論證，共立鄭氏博士一人。晉穆帝集講孝經云：以鄭氏爲主，而古文世既不

國之費久亡。因學紀聞云。戰國時以邑爲國。意者魯季氏之僭。是也。曹交。趙注爲曹君之弟。御覽引曹交。問曰。上有曹文公弟四字。不知何據。左傳哀八年。宋滅曹。孟子時其亡久矣。疑小郭姓。曹交是曹君之弟。故曰交得見於鄰君。或更有封於曹者。如薛與中山何也。

問。孟子七篇。史記以爲自作。然諸君俱稱譔梁惠之元。距魯平已遠。見惠王已稱惠。何由記及平公。以爲門人作。則多記言而不記事。孟子子鄰人。本邦國。然魯故有鄰邑孟子。魯公族。且葬於魯矣。孰爲定。生卒年月。亦有可稽。距子思甚遠。何云受業。葬未釋服。何以反齊。齊伐燕在潛王時。有移十年以符其事。又有謂前後四章兩事。然否。三宿或書或譔。孟子子爲弟爲子。告子。孟子益成。何以從祀。監本趙注。多不全。其篇數章數。是否有所取義。能徵引與。

孟子之書。史記列傳以所如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譔按孟子授徒以來。必多所記載。惟志在行道。列聘諸邦。未暇成書。厥後門人次第編述。故於諸君俱稱譔。且記言而不記事。與梁惠王元年。約紀孟子十六歲。魯平公元年。蓋七十歲。相距五十四年。游梁之時。斷在晚年。孟子書先梁後齊。此篇章之次。非遊歷之次。趙注梁惠章云。叟。長老之稱也。孟子去齊。老而之魏。故王曾稱曰父。又注齊宣章云。仕於齊。不用而去。乃適於梁。建篇先梁者。欲以仁義爲首篇。因言魏事。章次相從。然後道齊也。斯言可謂明且核矣。列傳以孟子爲鄰人。趙氏題詞曰。孟子鄰人。鄰本春秋鄰子之國。孟子時改曰鄰。今鄰縣是也。或曰。孟子魯公族。後故仕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其所故邑里世系又詳且悉矣。自春秋序釋文譔爲鄰。而孟子鄰邑人。不知說文鄰。魯縣。古鄰國。魯下邑。孔子之鄉。形義俱然。可覆按也。雜記載孟子譔云。孟子以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生。報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壽八十四歲。此譔不知定於何時。元張頤孟氏墓碑記。據鄭公墳廟碑。云孟子後孔子三十五年生。時周定王三十七年。則從來久矣。或疑定爲安之誤。今以六國表考之。魯穆公立於威烈王之十九年。卒於安王之二十六年。是孟子當生於安王之世。就舊譔壽八十四言之。彼生年當改定字。去三字。爲安王十七年。則上距孔子卒九十五年。其卒當在報王十三年矣。與史記言受業孔子之門人亦合。自漢藝文志云。子思弟子趙氏亦云。長師孔子之孫。王助因爲史文衍一人字。孟子實親承子思之教。孔叢等書更附會爲思孟問答之詞。誤矣。至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廬。或謂未釋服何以反齊。夫止廬非卽至齊。止廬處也。處此以終喪也。孟子事齊宣王始末。本書甚明。自史記誤以伐燕一事繫之潛王十年。以致諸家聚訟。通鑑謂潛王之十年以屬宣王。黃氏曰。鈔據史記伐燕有二事。一爲宣王。卽梁惠王。所載一爲潛王。卽公孫丑篇所載。然以戰國策考之。伐燕斷非潛王十年。而在宣王三十年內外。均無疑義。孟子去齊宿於此。史記集解引劉熙注。齊西南近邑。書獲水。水經潛水注。潛水出時水東去臨淄城十八里。所謂潛中也。俗以潛水爲宿潛水。西北入於時水。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故世以此變水名也。按二說相合。是書非誤也。趙注孟子弟子十五人。有高子。學於孟子者四人。孟子子。告子。滕更。盆成括。吳萊。孟子弟子考。序稱十九人。本於趙氏。然陸璣詩疏。孟子子。魯人。昔孔子刪詩。子夏序之以授魯人。付中。中授魏人。李克。

克授仲子。則仲子固曾申再傳弟子。爲弟爲子均非也。趙注自南北監本。毛氏葛氏本。皆不盡原文。惟工辰影宋鈔本係單注。前列爲敘章指。應存其舊。日本山井鼎考文。物觀補遺。用古本足利本校對。亦注精也。

對策卷三

問。爾雅之名。何所取義。釋詁。周公作。其釋詩之文。易爲多在公後。史佚以教子。出於何書。孔門之傳經。見於何典。所增所益。所定所考。亦有證否。究安歸與。四時之祭。與王制異。九州上與禹貢異。下與周禮異。五嶽與華嶽皆異。何居。郭注外有闕贊。何以不附注。後前乎郭氏。後乎郭氏。注者幾家。仿其體者何書。沿其名者誰氏。可僕指與。

爾雅一書。博達精深。誠郭璞所譔。九流之津涉。六義之鈐鍵。張揖上表所謂七經之檢度。學問之階路。儒林之樞素也。其稱名也。釋名云。爾。昵也。昵近也。雅。義也。義正也。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近正爲主也。張晏漢書注亦云。爾。近也。雅。正也。張揖表言昔在周公制禮以導天下。著爾雅一篇。按周公作諡法解。其訓釋字義。如勤。勞也。肇。始也。與爾雅同。是其明證。西京雜記云。郭偉以爲爾雅。周公所制。而有張仲孝友。張仲宣王時人。非周公之制明矣。嘗以問揚子雲。子雲曰。孔子門徒游夏之儔。所記以解釋六義者也。家君以爲外戚傳稱史佚教其子以爾雅。爾雅小學也。又記言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爾雅之出遠矣。傳學者皆云。周公所記也。張仲孝友之類。後人所作耳。按雜記爲劉歆所著。其稱家君。乃劉向之言。實爲可據。史佚教子以爾雅。惟見於此。所引記者。孔子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小辨篇。云哀公曰。寡人欲學小辨。以觀於政。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又春秋元命包云。子夏問夫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爲始。

行賂定蘭臺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乃自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詔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後五經一定爭者用息蔡邕傳云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鳳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大學門外注引維陽記云大學在雒陽城南開陽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一丈堂有石經四部木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向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二碑毀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儒林傳注又引云石經文都似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聯相接此尺寸行列之可考者魏石經於黃初而成就於正始魏略云以邯鄲淳爲儒宗傳其說曰黃初元年之後新主乃復始始除大學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衛恆書魏初傳古文出於邯鄲淳故祖敬侯淳向書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考漢書元嘉元年度尚命邯鄲淳作曹娥碑其時淳已弱冠正始距元嘉且百年安得尚在且當時寫石經者尚有稽康見晉書趙至傳則以爲淳書者非也石經漢立一字魏立三字決然無疑後漢儒林傳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校蓋以三體對勘而定爲一體隋志以一字者列前三字者列後本不誤乃下文云魏正始又立一字者乃三字之誤耳蓋平所立據靈帝紀及儒林傳皆云五經蔡邕張馴傳則爲六經隋志又爲七經考維陽記所列周易尚書公羊禮記論語金石錄云所藏遺字又有儀禮然隋志有儀禮而無禮記古儀禮亦稱禮記以其中有禮有記而云然似當以六經爲是今殘字可考者亦六經隋志又有春秋一卷蓋以公羊之經誤分爲二故云七經耳三字石經隋志尚書九卷春秋三卷集古錄云遺字八百廿九字隸結亦載殘字弟言左傳不及尚書今細按之實有尚書在內一字石經較今本異者甚多就書言之如人惟求舊器惟求舊作維改舊汝無侮老成人作女毋禽侮成人不其或稽自怒易瘠作或迪自怨不乃崇降弗祥作興降不永曰無戲忌憊建大命作女罔台民勛建大命鯀陳洪汨陳其五行作伊鴻水曰陳乃逸乃諺既誕作乃効乃憲既延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作天命自亮以民祗懼肆高之享國五十有九年作擇國百年自時厥後無其在祖甲一節無皇曰作母兄曰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作不聖人乃訓變亂正刑其終出於不祥作道出不詳受此不其作受茲不其子且已受人之微言作以前人之微言以親文王之耿光作鮮光之類三字石經較今本異者亦就書言之如大寶龜作大倬越茲姦作嬰茲姦不敢替作不敢廢之類凡此皆可考證古文也晉書裴頠傳云頠奏修國學刻石寫經後魏書神龜元年祭酒崔光請命博士李郁等補遺所立三字石經之殘缺今皆無存唐會要云太和七年敕唐元度覆定石經字體舊唐書文宗紀云宰相判國子祭酒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然則開成石經實始於太和但唐書謂其字乖師法立後數十年名儒皆不窺之以爲無累今觀是刻如禮記則首月令雖曰功令然經之篇第豈容到其經文之謬如周禮女史八人史作使家官視家作施儀禮相繼編作蓋之類甚多亦有本不誤而爲後人旁注加改者又不可勝紀矣後蜀石經乃廣政七年其相母昭賢所刻張德劉等皆爲孝經論語尚書周易周禮毛詩儀禮禮記左傳凡十經宋皇祐中田元均補刻公羊穀梁二傳宣和中席

升獻補刻孟子北宋石經始於至和成於嘉祐取易詩書周禮春秋孝經爲篆隸二體七十五卷揚南仲等所書今開封府學存遺字三碑凡六碑各三十六行南宋石經紹興中以御書小楷易詩春秋左傳全書又章句論語孟子悉送咸州刻石詔知臨安府趙鼎老建閣安奉名曰光堯石經之閣四朝聞見錄云上親御書墨卷則命憲聖皇后續書至今莫辨尚有章句節書禮記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五篇則蠅老所奏重行篆刻者也問經籍之有補也或因久遺其文或因未竟其業大航頭之補舜典考工記之補冬官其事其詞可詳舉否西狩獲麟春秋絕筆公羊穀梁皆依經也而左氏作傳何獨補之東哲之補筆詩白居易之補湯誓果有當與緒少孫補史記班昭補漢書所補何篇易臆厥曰後漢書無志何人以他書補入何爲有注語相參若夫列代之史多有缺者宋書魏書補以誰氏之書北齊後周繼以何人之筆此外有以注爲補誠未可少與援據論斷用廣發揮經籍之有補也惜也然或以其文久遺或以其業未竟而自我補之則必明言其故不可與古人相參尚書舜典本合堯典梅賾上孔氏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時以王注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慎徵五典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齊建武四年有姚方興於大航頭得本有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獻之朝議咸以爲非及江陵版蕩其文北入中原學者異之劉光伯遂列諸本第爲書其甚矣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冬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補之然名仍其舊制得其詳無害於經者也春秋公羊穀梁之經皆至獲麟而盡左氏之經更有小郝射以句釋來奔至孔某杜注自此以下至十六年皆魯史記之文弟子欲存孔子卒故并錄以續孔子所修之經疏引賈逵云此下弟子所記則杜有所本而劉光伯規之過矣詩小雅南陵已下六篇毛詩序曰存其義而亡其辭本不必補晉東哲作補亡詩其自序云哲與同業修鄉飲酒之禮所詠之詩闕而不備於是補著其文然哲之所補仍承序目且並不以之入經而辭旨深切似不當與白居易補湯征同日語矣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錄無書元成開會稽緒少孫補之張晏云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將相年表日者傳龜策傳傳新傳三王世家皆少孫所補然漢書載文志不言有缺則當時已合爲一書矣班固漢書百篇次序備見序錄南史劉之遵傳別有漢書真本之說顧到篇目實亂字句不可勝紀惟漢書內本缺天文志八表其妹昭補之宋范蔚宗譏後漢書無志晉司馬彪續漢書中有八志唐以前本各自爲書宋乾興初始議以范書缺志取以補之又有劉昭注補今考列代之史皆有闕失而以他人之書補入者宋書據沈約進表備合裴志爲七十卷今本則爲一百卷而無表其其中有闕卷補以南史自宋已然魏書陳振孫書錄備要宗紀補以魏書書天文志補以張太素書今本又缺孝靜紀皇后傳不知以何書補亡以御覽引魏書校之疑亦取魏書北齊書列傳中無論贊者十九卷有論贊者五卷有贊無論者一卷傳文多似以他史補綴也周書多取北史以補亡又多所竄亂而不著所移徙者何卷惟二十五卷兩卷三十三卷兩卷割取北史痕迹顯然此外有以注爲補者若裴松之注三國志引據博洽鄒道元注水經考證確實劉孝標注世說指陳

詳備。後宋胡三省注通鑑。亦著明切當。可補元書所未備。皆有用之作也。又如錢文子補漢書志。雖方補後漢書年表。亦可為兩漢書之功。後有作者。於經則有冬官補亡。補贊禮。樂記補亡。及釋舟車傳。主釋經釋甘澤人之類。於史則補續漢書藝文志。後漢書補表。補漢書地理志。補三國志。藝文志。補晉書地理志。藝文志。補宋金元藝文志。自成一言之。不得為之僭也。

問。春秋本史記之舊名。為聖人之特筆。然則名仍其舊。義安所歸。前乎孔子名春秋者何書。同乎孔子名春秋者何書。麟經既作。著錄益錄。以代系者。若漢魏春秋之類。以國系者。若吳越春秋之類。以人系者。若晏子春秋之類。以地系者。若九州春秋之類。以時系者。若魯後春秋之類。著自何人。見於何籍。或不盡編年。或並非紀事。具有體例。各為論評。若夫仍其名而變之者。書法亦有可采。異其名而擬之者。僭經非乃非倫。其所表見。易列於篇。

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然則古人著述。多有春秋之名。而無筆削之旨。汲冢瑣語。記太丁時事。曰。夏殷春秋。墨子云。吾見百國春秋。周語注。周春秋云。瑣語又有晉春秋。紀獻公十七年事。晉語。司馬侯對悼公曰。羊舌肸習春秋。楚語。申叔時曰。教之春秋。墨子又有燕之春秋。宋之春秋。坊記又有魯春秋。記魯云。凡此皆在孔子之前。或同孔子之時者也。以代系者。若孔衍漢春秋。後漢春秋。孔衍元漢春秋。習鑿齒漢春秋。杜預漢春秋。鮑衡卿宋春秋。吳均齊春秋。吳兢唐春秋。尹洙五代春秋。王杲五朝春秋。以國系者。若趙長君吳越春秋。李堅戰國春秋。陸賈楚漢春秋。貞牟三國春秋。崔良佐二國春秋。崔鴻十六國春秋。蕭芳等三十國春秋。吳任臣十國春秋。以人系者。若晏嬰晏子春秋。呂不韋呂氏春秋。虞卿虞氏春秋。漢志有李氏春秋。杜崧任子春秋。皇甫謐元晏春秋。以地系者。若司馬彪九州春秋。王範交廣二州春秋。以時系者。若劉允濟魯後春秋。姚士粦後梁春秋。凡此見於列史藝文志。通志。通考。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崇文總目。國史經籍志等書。或並非春秋之體。或不盡紀傳之編也。亦有以帝系者。袁亦獻帝春秋。見三國志。孫盛魏武春秋。王韶私讀。晉安帝陽秋。見唐志。編年類。更有非代非國非人非地者。如隋書經籍志所載之藏靈棲鳳春秋。王秀道百官春秋之屬是也。此外稗官小說。懷輶其名。如神木。粉墨等類。不可勝紀。若夫仍其名而變之者。如孫盛晉陽秋。詞直理正。咸稱良史。其名陽秋者。避鄭太后諱也。異其名而擬之者。如王通之元經。借越春秋之體。而實不倫也。

對策卷四

問。諸史之文。開多互見。記事之體。亦有攸殊。馬班異同。論者各制。史家體例。究竟何從。范曄陳志兩著列傳者何。南史北史刪潤列傳者安在。新唐書與舊唐書幾廢。今則並列。何者為優。事增文簡。果為論與。歐史簡略。薛史稍詳。今重為編次。自可並行。十國世家內。亦見宋史。紀載之例。何分得失之故。可考焉。作史之道。貴兼三長。讀史之法。亦有三善。綜覽欲其博。論斷欲其詳。考證欲其精。博可能也。詳難可也。精難可也。能也。稍為難。選書以五帝為首。固書以漢代為始。就本紀世家言之。固推尊本朝。則項羽自當降為列傳。既斷曰漢。則世家自可不立。於是秦伯以下。竝加刪削。陳涉蕭曹之屬。竝傳列傳。此班之異乎馬而得者也。以表言之。遷之諸侯年表以下。以地為主。表天下大勢。高祖功臣表以下。以時為主。表一時得失。將相名臣表以下。以事為主。表君臣職分。而固悉變其例。古今人表。位置未宜。以志言之。固改書為志。而更河渠為溝洫。既非漢制。更身禮曰郊祀。又不載時事。更平準曰食貨。又附會均輸之術。此班之異乎馬而失者也。以列傳言之。固譏遷進奸雄。崇執利。而仍蹈其失。居攝不編年。紀之末。猶子附載。卷傳之中。張湯出於酷吏。元后什以外戚。此班之同乎馬而失者也。然而固之表。備官制。志。計原流。實可繼往開來。宋鄭樵譏其無學術。過矣。倪思作班馬異同。不過考其字句。校其舛訛。究於體要。何關乎。范曄列傳見於陳志者。若臧洪。孔融。荀彧。董卓。公孫瓚。陶謙。袁紹。劉表。劉焉。袁術。呂布。華佗等。雖互有詳略。可以竝觀。然董卓

諸人俱非魏臣荀彧之卒。在操未為魏公之先。操嘗以子房比之。安得列於魏志乎。此則失於限斷。唐宗傳於後漢是也。李延壽承其父志為北史而南史先成。大抵用宋齊梁陳四朝舊史。稍加刪潤。然九錫符命告天之說。沿襲虛言。是斟酌未盡也。循吏儒林。既選載四朝人物。而文學傳。則因宋史不立此目。遂始齊之邱靈鞠。豈宋無文學乎。孝義傳。搜遺補闕。而蕭嬌妻羊徽瑜。先後互載。男女無分。何不別傳列女乎。況北史謂周無文苑傳。遂取庾信。王褒入之。則宋謝靈運。顏延之等。何不移冠文苑之前。北史謂魏隋有列女傳。齊周並無。今又得趙氏陳氏附傳列女。則宛陵女子等十四人。何不取補列女之闕乎。延壽與修隋志。又世居北土。故用力於北史尤深。出鄴道元於隋吏。附陸法和於藝術。其見別裁。惟其以姓為類。分卷無法。二史再見。且有兩岐。始顧此失彼乎。劉昫等撰唐書。長慶以前。本紀簡而有體。列傳敘述詳明。以後紀多支蔓。傳失空疏。所謂條略不均也。歐陽修撰新唐書。止本紀表志其列傳則宋祁所定。大旨以事增文省。求勝於舊。而事采小說。文多麗體。劉安世之言。切中其病。然唐代詔令。駢體長篇。難備載。吳縝糾謬。未免刻意摭掇。實則各有所長。宜乎並立耳。五代史。薛居正撰。新五代史。歐陽修撰。自金泰和中。修書立於學官。而薛漸佚。今從故典輯成。復列正史。蓋歐史惟主褒貶。而事迹始末。不及薛之詳備。薛之三傳。薛近左而歐近公。穀亦不可偏廢也。新史十國世家內。如南唐。吳越。孟蜀。荆南。兩劉。漢亦見宋史。然不核事實。脫漏孔多。吳任臣十國春秋多所考證。如田頌擒擒儒年。月。則從吳錄而不從薛史。南唐烈祖家世。則從歐史而不從江南野史。皆確有所見。它類是者尚多。足備參考也。

問。史之有志。一代之典章。備千秋之沿革。秉筆家尤難之志。名見於經。實乎古矣。龍門實相八書扶風。雖為十志。爾後二十一。部孰有執無。上下千百餘年。所因所革。篇目雖在。體例須微。遷史闕書。補以何籍。班固志。足自何人。有別補一籍者。有本書無而取他書之志者。有累代無而見於一代之志者。有全書已佚而僅存一志者。昔人謂晉書附志。二志最善。然於彼此。各有所偏。符瑞釋老。義既無取。藝文經籍。例有別開。學於舊史。盡言其志焉。

史之有志。尚矣。見於經者。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左傳。晉狼瞫曰。周志有之。季文子曰。史佚之志有之。子臧曰。前志有之。仲尼曰。志有之。又曰。古也有志。家語。子夏反衛。見讀史志。金石錄。晉大公碑曰。大康二年。得竹策書。其周志云云。司馬遷作史記。爰建八書。曰禮曰樂曰律曰曆曰天官曰封禪曰河渠曰平準。班固漢書。易為十志。合禮樂律歷為二。改天官曰天文。改封禪曰郊祀。改河渠曰溝洫。改平準曰食貨。從之以刑法五行。地理。職官。司馬彪續漢書。為八志。其律歷。天文。五行。則仍班志。以禮樂為禮儀。郊祀為祭祀。地理為郡國。異者百官也。與服也。陳壽三國志。名雖為志。其實無志。房喬等修晉書。為十志。其天文。地理。職官。乃李濟風于志等為之也。沈約宋書。凡損益前史諸志。為八門。曰律歷。曰禮。曰樂。曰天文。曰五行。曰符瑞。曰州郡。曰百官。八志之中。惟符瑞為謬。州郡於僞爵。立并省分析。亦多疏略。至於禮志。合郊祀。祭祀。朝會為一門。以省支節。樂志詳述八音。樂器。以存義訓。體例尤善。蕭子顯齊書。十一志。初。江淹已作十志。子顯別修。而天文但記災祥。州郡不著戶口。詳瑞多載。同職。其自表云。天文事

祕。戶口不知。不敢私載。而喜地輿更改。破析尤多。宜為世所譏也。魏收魏書。先上紀傳。可奏十志。自天象地形。至職官。釋老。後闕志。二卷。補以魏澹。張太素所作。附書十志。本名五代史志。係于志寧。李濟。李延壽同修。而天文。律歷。五行。三志。則清風獨著。是時梁陳齊周隋五代史。本連為一書。十志即為五史而作。以隋居末。後人遂屬之隋書。亦猶陳壽三國志。習鑿之晉書。春秋無志。故宋書諸志。并前代所闕者補之也。新唐書志。題歐陽修名。其律歷。五行。出於劉義叟。考見公武讀史志云。呂夏卿私撰兵志。王得臣唐史云。宋祁別撰紀志。則同局且私心不滿。似不若舊唐書之有所本矣。新修五代史記。僅存司天。職方二考。而諸志俱闕。亦不及薛史之禮樂職官。選舉。刑法。為有裨文獻。宋遼金元四史。俱各有志。互有短長。惟藝文志。不備。元史。天文志。為世所傳。然志中既載月五星凌犯。而本紀復詳書之。不免重複。志末云。餘見本紀。亦非體。諸志多案牘之文。如河渠志。言耿參政。阿里尙書。祭祀志。言田司徒。郝參政。並無銘范也。遷史闕禮樂。歷書。褚少孫補之。固言天文志。未竟。妹昭成之。范書十志。未成。今謝儼撰志。亦不就。後人取司馬彪續志。足之。所謂本書無而取他書也。彪書。今不傳。惟存其志。所謂全書無而僅存志也。宋志。隋志。所謂累代無而見一志也。有避志。傳意者。蔡邕傳云。奏其所著十意。上書。言律歷意第一。禮意第二。樂意第三。郊祀意第四。天文意第五。車服意第六。是也。有改志為典者。華嶠為後漢書。有十典。十卷。未成。子暢續之。是也。善乎江淹之言曰。修史之難。無出於志。按班志及刑而不及兵。續志皆不及。遂使南北軍志。莫考其詳。此唐宋以下所必當增也。

問。正史之外。有雜史。通史。霸史。偽史。諸類。所以資治。開參直筆也。國語。國策。置之目錄。何門。荀悅。袁宏。較之班。范。孰勝。謝承。後漢書。是否。尚在。崔鴻。十六國。無乃非真。以下紀載。就今通行者。唐有唐鑑。國史補。五代有南唐書。九國志。五國故事。十國紀年。宋有東都事略。隆平集。九朝編年。備要。三朝北盟會編。誤自何人。體例奚若。史記。兩漢書。三國志。諸注。其所徵引。故籍。猶可掇拾。成書。鄭略。馬考。而外。乙部祕典。尚多讀未見書。請問其目。

漢藝文志。無史名。太史公書。附於春秋。厥後斷代為史。著作漸多。阮孝緒有正史。創錄。附書。經籍志。史部首列正史。又有古史。雜史。霸史。等目。然梁武帝元帝實錄。列諸雜史。義實未安。自梁武著通史。遂開通史一門。陳振孫書錄。又立偽史之目。史學於是乎備矣。漢志。國語。載於春秋。後亦傳春秋外傳。論衡云。國語左氏之外傳也。戰國策。與史記為類。則亦附於春秋。隋志。列諸雜史。晁公武讀書志。改入子部。縱橫家。通考因之。殊為未允。荀悅漢紀。據本傳言。獻帝以班書。文辭難省。令悅依左傳體。為之詞約事詳。論辨多美。張璠稱其致有典要。史通亦以謂歷代實之有逾本傳。班固二體。角力爭先。或病其繁。然無意味。未免抑揚過當。袁宏伯後漢紀。自序云。嘗讀後漢書。煩穢難觀。聊為此紀。其體例雖仿悅。而決擇去取。自出鑒裁。史通以配虞宗。非溢美也。謝承後漢書。百三十卷。唐志有之。宋志及通考。俱不著錄。知已久亡。或謂明永樂間。揚州曾有刻本。或以為必不然。今相傳江南藏書家。尚有者。恐是謝陞之季漢書耳。崔鴻十六國春秋。自崇文總目。已不著錄。今本乃明屠喬孫。項琳之所偽作。故無書無序。與魏書不合。無表。又與史通

不合。蓋據拾諸書所引而成者也。以下紀載，就今通行者，唐有唐鑑，乃范祖禹與修通鑑，分主唐史，故上此書。李肇國史補，載開元長慶間雜事，殆說部之善者也。宋初譔錄南唐事，凡六家，其後譔南唐書者三家。胡恢、馬令、陸游，皆少。惟馬令與陸游書具在，而游書尤簡核有法。五國故事，不知作者，其書紀吳、南唐、蜀、閩、南漢諸國事也。九國志，路振議撰，吳、唐、二蜀、南漢、閩、楚、吳越也。十國紀年，劉恕謩撰，十國者，即前九國之外，益以荆南，所謂北楚也。東都事略，王偁撰，述北宋九朝之事，可以考正宋史之失。隆平集，趙鼎撰，是公武疑為依託。考其行狀，神道碑無此著述，則其依託無疑。所記太祖至英宗五朝事實，足備參考。九朝編年，備要陳均撰，用通鑑體，記北宋九朝事，亦甚簡明。三朝北盟會編，徐夢莘撰，記宋金戰和之始末，采集諸書，不加論斷，亦無所去取，蓋蒐錄以待考證之本也。史記注有裴駰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為漢書注者最多。今惟顏師古注獨存，所引有服虔、應邵、晉灼、孟康、蕭該、張揖、郭璞、伏儼、劉德、鄭氏、李斐、李奇、鄧展、文穎、如淳、蘇林、張晏、臣瓚等說，後漢書有李賢注，三國志有裴松之注，世說有劉孝標注，其所徵引，猶可據拾成書。如兩漢書外，尚有劉珍東觀漢記及謝承、薛瑩、司馬彪、宋臨川王義慶華嚴經疏、張瑩、袁山松、姚察之後漢書、晉書之外，尚有王隱、臧榮緒、沈約、干寶、鄧粲、徐廣之晉紀、孫盛之晉陽秋、習鑿齒之晉春秋、虞預、謝沈、朱鳳、謝靈運、蕭子雲之晉書，南北史之外，尚有謝安、顧野王之梁書、魏澹、張太素之魏書，皆宜考述，此外不可勝紀也。

問諸子成書六籍別派，但當判其醇駁，不必管其支離。顧上尊弟子之職，夷維冠儒者流，尚矣。需熊授文，若縣傳書，南華大抵書，獨題亦名至德，關說禮樂之文，墨氏推兼愛之意，韓公子之辨，百出內，制秦丞相之書，千金縣市，至若商君慎申，專主刑法，公孫尹鄧，亦號名家，淮南大傳之篇，劉向揚雄所敘，武學四經之科，後漢三賢之作，未為背道，事可厚非，又如亢倉，無能於陵，鬼谷，受書留關尹之籍，傾蓋垂程子之文，志略後出，真偽莫分，何以區班載，登荀籍焉。

自六經以外，皆諸子之言。漢書藝文志，道家篇子八十六篇，名夷吾，今亡十篇，其弟子職一篇，漢志列於孝經類，應劭曰：管仲所作，在管子書，則漢時固以弟子職為經，特表而出之也。儒家篇子八篇，名墨，諡平仲，按漢志，儒五十三家，晏子居首，其書為劉向校定，非偽書也。鄒熊為周文王師，則書成於商時，為諸子中最古。漢志道家，騶子二十二篇，今傳十四篇，即崇文總目所著錄也。老子者，姓李，名耳，劉向言其生於殷時，在周為柱下史，視門之衰，乃西出關，為關令尹，喜說道德二篇，漢志亦列於道家者流也。莊子名周，宋人依老氏之旨，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皆寓言，晉崔譔向秀注內外二十七篇，司馬彪注內外雜五十二篇，與譔志合。今所傳郭象注三十三篇，蓋已亡十九篇矣。列子八篇，名國寇，先莊子，莊子稱之，劉向校奏以為鄭穆公時人，荀卿名況，趙人仕楚為蘭陵令，漢志儒家，孫卿子三十三篇，師古曰：本日荀卿，避宣帝諱，故曰孫。按漢人不諱姓名，荀之為孫，如孟子之為臧，司馬之為仲徒，語晉之轉，其學原出孔門，崇儒禮樂，在諸子中，最為近正。墨子七十一篇，名翟，為宋大夫，在孔子後，漢志謂其貴儉兼愛，上賢右鬼，非命，上同，此其所長，及蔽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韓子五十

五篇，史記列傳云：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為人口吃而善著書，數以書見韓王，不用，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說林、說難，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其孤憤、五蠹，則著書在末，秦前史記自敘又云：韓非因秦說難，孤憤，乃史家之駁文，漢志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六篇，秦相呂不韋智略士作，按事述見本傳，所謂布咸陽市門，縣千金，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也。漢志法家，商君二十九篇，名鞅，姓姬，衛後也，相秦孝公，慎子四十二篇，名到，先申，申，韓稱之，申子六篇，名不害，京人，相韓昭侯，終其身，諸侯不敢侵韓。名家，公孫龍子十四篇，趙人，尹文子一篇，說齊宣王，先公孫龍，鄭析二篇，鄭人，與子產並時，雜家，淮南內二十一篇，外三十二篇，師古曰：內篇論道，外篇雜說，按淮南王安事，述其本傳，今存二十一篇，蓋內篇也。儒家，賈誼五十八篇，劉向所敘，六十七篇，新敘說苑，世說列女傳，顏闕也，揚雄所敘三十八篇，大元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篇，二至於孫武兵法，曾為閭閻所觀，吳起著書，皆受仲子之學，司馬法，出自穰苴，班固以其書入之禮類，尉繚子，生當六國，劉向言其學本乎商君，武學列為四經，兵家實為總要，固可佐師，向父六韜，勝黃石公三略矣。又如王符之潛夫論，王充之論衡，仲長統之昌言，自成一言之言，不愧三賢之目。他若亢倉子，即庚桑子，無能子疑亡，是公於陵，詎出於陳仲，鬼谷或託於蘇秦，關門令尹，豈真老氏之徒，傾蓋子華，雖信孔子之友，儒道法名，兵農墨雜，當區別乎九流，劉略班藝，荀海阮瑀，瑒廣微夫四部。問文選一書，真集美富，分類詳明，熟精選理之契，不根藝術之議，如軒如軒，孰得孰失，瓜瓞幸區，體例奚若。提綱挈領，部分凡幾，昔人謂采集之博，自楚迄梁，顧楚未可以該西河，梁何以遺水部，九歌選六，九車選一，宛雒為東都之作，江漢入河梁之篇，曹魏九錫之篇，魏之追封之表，揆之於理，無乃未醇，善注之成，兩世呂氏之輯五臣，核厥短長，詳其姓名，因而廣續者何人，僅存目錄者誰氏，唐宋元明，各有沿襲，班揚張左，孰可嗣音，誰為論評，用廣即見。

原夫文選一書，華中葉之詞林，酌前修之筆海，書成錦帶，垂品第於湘東，居號蕭齋，播風流於江左，文之時義大矣。選之名學宜哉，是以選理熟精，杜陵用之課子，不根藝術，李相家無其書，但宜細為別白，毋庸妄下雌黃。至於部次州居，展書眉而可得，發凡起例，觀弁首已堪尋，都為三十卷，時間一千，年賦分甲卷乙卷，詩題四言五言，舒布為詩，總成爲頌，次則箴戒與論，銘誄及讚同列，又詔誥教令之流，表奏檄記之類，皆得符檄之品，用祭悲哀之作，若客指事之制，三百八字之文，篇詞引敘，碑碣誌狀，原流開出，著作咸收，姬公孔父之書，豈容割截，管孟老莊之作，何論文宗，至於樂見墳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亦所不取，觀其別裁偽體，寄興非私，不錄元亮之賦，開情，或恐微瑕白璧，未登義之之彼，修嚴疑因，天明氣清，願英髦咸資標準，而漫夫妄肆譏評，見公武讀書之志，未免苛求，陳仁子補遺一編，尤多謬論，自敘言遠自周室，何云以楚該西河，錢又言迄於聖代，何必謂梁道水部，九歌選六，九章選一，聊存楚客幽憤，東都之作，河梁之篇，詎必刻舟求劍，曹魏九錫之文，奸雄幽冷，程之追封之表，義士寒心，美刺於陳，蕭蕭自別，而仁子槩欲斥之，宜通人所不許矣。蓋選學自成爲一家，文章未衰於八代，江南進士問天，雞是鳥是，蟲是代文場，疑黃華爲菊爲菜，非所望於蕭傅，廣平語本西征，小字命曰選哥，子京手鈔三過，文選爛，秀才半